

成长感悟

●孔令建

低处也有风景

那一年,我从国营厂辞职出来,跑到珠三角打工后,像许多打工兄弟一样,好高骛远,希望找到一份既轻松、工资又高的工作。可是找来找去,走遍了珠三角所有的城市,那份既轻松、工资又高的工作,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可望而不可触。最后,我决定选择塑料模具行业,从最底层的学徒工做起。

为了做这个学徒工,我吃了许多苦头。那时我穷得叮当响,每天蹬着一辆嘎吱怪叫的破单车,蹒跚顺德,上东莞,过花都,行番禺,奔惠州,扑中山,只要在报纸上看到哪里招学徒工,我就往哪里冲,没地方睡就睡街头。那段日子,我像街头乞丐一样,常常累得骨头都散了,皮都磨出血了,还是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年纪偏大,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想做学徒工,开什么玩笑!

无数次的碰壁,使我陷入绝望之谷。我多次想到放弃,但我知道,世间的任何事情都贵在坚持,梦想的翅膀才能出现。于是,我咬紧牙关,又继续在尘土飞扬的珠三角公路上奔波,去叩问人生每一个式微的希望。历经了半年的苦寻,广州芳村开模具厂的一个外地老板,了解了我的经历之后,破格录用了我,但当时月薪只有200元。

入行之初,带我的师傅是个中年男人,性子很急,只要我稍有差错,他就狠狠地骂我,好几次我想撤退算了,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机会,对于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来说,太珍贵了,我必须卧薪尝胆,学会隐忍坚守,刻苦自勉。之后,我白天辛勤上班,晚上不吝加班。下班后,我还要跑到附近的一家职业学校,学习电脑绘图。



天道酬勤,我后来终于成为了一名可以养家糊口的模具师傅。回想起这20年的奋斗之路,最令我欣慰的是,在我好高骛远之际,我果断选择从底层作为突破口。无论是珠三角公路上尘土飞扬的奔波,还是做学徒时遇到的严厉的师傅,我都坚持了下来。最终,在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中,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所以,低处也有风景。如果高处不胜寒,那么不妨从低处选择一个突破口。因为,人生之路,条条通罗马。

诗人心语

睡梦中的宝贝

●黄恢伟(绿原)

看着你慢慢睡去
时而紧锁的眉头
总想知道哪里让你不开心
抱着你歌唱
抱着你喃喃自语
总是希望
帮你把紧锁的眉头抚平

纵然世间已多风雨
你也不需要为此担心
梦中的蘑菇林会为你
遮挡凄风苦雨
风雨过后的彩虹
会招来许多古老的精灵
它们会给我们五彩金笔
与我们一起画出
高山流水,皓月繁星

在这神秘的世界里
会唱歌的不仅有鸟儿
还有大象与蚂蚁
树上结满了水果蛋糕
牛奶流成了小河
熊大与熊二
正在追逐嬉戏
人鱼公主在弹琴
狮子爱丽斯与伙伴们
跳起了欢快的舞曲
星星也激动不已
变成萤火虫
来到这欢乐的森林

当犀牛吹起响亮的号角
森林的伙伴们
开始慢慢聚集
请你站上长颈鹿的头项
拿起五彩金笔
指挥这场
梦幻森林合唱的歌曲
当你舒展眉头的时候
月亮也笑出了声音

大城小事

●刘祯

周日,与几个要好的“闺中密友”去珠江新城一游,大家满载而归,心中甚至喜悦。返程坐在车上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一想起我居住的地方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先前的高兴劲儿便一扫而光。

刚下车,远远地,驶来一辆面包车。我心想,又要被泥泞的水溅得满身斑驳,狼狈不堪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司空见惯之事,可大多时候只能是打掉牙齿往肚落,自认倒霉。

偶遇

面包车已经驶近,周围的帅哥靓女纷纷避让。我身旁正好就有一个大水坑,我急忙小跑躲避,但似乎有些慌不择路了。正在这时,那位司机大哥却探出头来,他笑眯眯地说:“别慌,别慌,我会慢慢地开”。果真,车缓缓地从我旁边经过,溅起的泥水落在轮胎旁,像一朵朵小水花,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我呆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半天才回过神来。也许对那位司机而言,他那天所做的这件小事不

过举手之劳,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一种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习惯。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竟会带给别人莫大的欣慰和感动。在后来的每个雨天,我都会想起那位司机先生的话,还有他如花儿般的笑脸。

自此以后,我也开始改变冷漠的思维方式和麻木行动,无论在工作 and 生活中,我都尽量为别人着想。慢慢地,我与周围每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随笔小札

●张喆

梔子花开

徐徐的晚风送来阵阵香气,使人心旷神怡。我贪婪地嗅着,在丛丛绿中用火眼金睛仔细搜索着,像一条警犬企图发现香气的来源。

突然,我在层林的间隙中发现了一大片白色,它像仙子遗忘在人间的白纱巾,轻轻地覆盖住一片绿色;更像是画家把白色的涂料倒在绿色的画布上。我窒息了片刻,就向这片白色扑了过去,近了更近了,原来是一大片梔子花静静地点缀在一侧的山腰。徜徉在这片白色的海洋里,我找不到任何赞美的形容词了。

一时间,我醉在这片白色中,忘乎所以灵魂出窍,忍不住伸手摘了一枝两枝……

“你干什么?”一声训斥吓得我手中的花也抖落在地上,侧目一

看,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站在我面前。

“这花是我种的,你知不知道?”他满脸愠色。

“不知道,我以为野生的。”我讪讪地低头,脸烫耳热。

“这是药花,你知不知道?”他咄咄逼人。

“知道一点点。”我手足无措,此时的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你倒是面熟的人。”那男人的口气稍稍温和一些。

我抬头看他,他也盯着我看,两人对峙着一分钟。

“你走吧。”他忽然挥挥手,眸子里露出光芒。

“哦,谢谢。”我如遇大赦般转身就跑,恨不得多长几条腿。

“把花拿上。”他在背后又开了

口:“我识得你,你是山下自行车厂的文员,你们厂院的几棵月季花还是我送的。”

我怀抱着一大把洁白的梔子花,哼着小曲,轻巧地穿过华灯初上的街道。一只脚刚踏进工厂大门,就被眼尖的保安发现了,她大呼小叫地向我冲来:“大姐,你好了不起呀,我们偷了多少次都没成功,你是如何得手的呀?”

我用花瓣轻轻地敲打着她的鼻尖:“窃花者不为偷也!”

“哼,就是偷花呀!”这小保安不屑地顺口道:“找什么借口也是偷花,采花大盗!”

“采花大盗?”我一下子笑岔了气。小保安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立即手舞足蹈起来:“对,你就是当了一回采花大盗!”

征稿启事

东园版长期征稿,题材、体裁不限,千字以下短小精悍的文章被采用的几率大,欢迎广东省内作者投稿。
投稿邮箱:
dongyuan_nfgb@126.com